

國粹叢書第三集

南渡錄

國學保存會印行

南渡錄

傳是樓原本

宋 辛棄疾著

順德鄧 實校錄

大畧

靖康元年丙午二月初二日金人圍京城三月初三日金人北去十月十九日金人元帥粘罕再圍京城二十五日京城陷金兵入城粘罕營于外遣人入城求兩宮幸虜營議和及割地事二年正月十一日粘罕又遣人請帝車駕詣軍前議事二月十一日車駕出城幸虜營十七日車駕還宮三月初三日車駕再幸虜營次早帝見太上皇亦到營中初四日至十五日皇族后妃諸王累累至軍中不止十六日粘罕召太上與帝至帳下傳金主旨令二帝赴燕京十七日粘罕以青衣易太上與帝所服以常人女衣易鄭太后朱皇后所服十八日二帝二后並北行二十一日次黃河岸二十二日至衛州二十七日至白水鎮四月一日過眞定府五月二十一日至燕京朝金主六月

初二日朱后薨時年二十有六十三日至安肅軍六月末移居到雲州建炎二年三月又移西汧州四年又移五國城鄭太后崩于道中年四十七歲二帝居五國城凡五年紹興五年又移居均州六年上皇崩時年五十四歲是年移帝往源昌州八年戊午金人廢僞齊劉豫召帝于源昌州十月至燕京與故遼主耶律廷禧同拘管鴻翼府後帝又移安養寺紹興十三年賜帝宅于燕京北以居十五年徙帝于城東玉田觀十九年金岐王完顏亮弑其主亶而自立二十年亮徙帝入城囚于左廨院二十三年又移右廨院紹興三十一年春帝崩壽六十歲

南渡錄目次

卷一

南燼紀聞錄上

卷二

南燼紀聞錄下

卷三

竊憤錄

卷四

竊憤續錄

阿計替傳附

目錄終

是編皆記徽欽二帝北狩之事乃宋遺民張氏自虜中南渡携來其書四

卷不一其名故直名南渡錄觀後阿計贊傳可見非以高宗之南渡名書也

南渡錄卷之一

宋辛棄疾著

順德鄧寶棧錄

南燼紀聞錄上

靖康元年正月初六日京師立春節先一日太史局造土牛陳于迎春殿至是日太常寺備樂迎而鞭碎之此常儀也是月初五日夜守殿人聞殿中哭聲甚哀且聞擊扑之聲移更乃止洎明觀之勾芒神面有淚痕土牛損壞乃白有司更爲修補以終其事識者已知其非吉兆初九日邊報金兵屯河朔猶豫兩持太上皇遂出南薰門幸南京十九日報金兵已分布河上敗河淮兵梁師成棄城而走兵遂渡河二十日兵至毛桃崗駐軍作大寨居民奔入京城老幼蹂躪于道間有強壯劫掠外城放火焚燒二十餘家二月初二日金人圍京城攻諸門甚急十一日以聶昌爲都太守提舉司虜遣使入城請和乞以黃河爲界二十一日金人兵退封丘寺需索金銀牛酒犒師依契丹

倍增歲幣朝廷許之三月金人退兵至壤州初九日金人加封粘罕征討大元帥仍令從便宜行事且降書曰今南伐之兵已踰河濟洛直犯汴京雖湯武之威不復有過甘詞誘和以俘其主我之願也昔楚子國也尙能興滅陳蔡我師威行電掃如摧朽掠腐乘勢不取必貽後悔俟其復京并力困之此萬世一時也若彼議和以河爲界實所未聞天輔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元帥府施行十五日粘罕遣使上書請歲幣金繪及車輅鹵簿儀式又請移文河北諸郡即日罷兵交割二十一日金人渡河兵馬北去五月少帝上書請上皇歸京八月粘罕大兵屯駐薊郡且遣使至賀上皇還京其實探伺也九月十一日粘罕又使人入京求和仍索金繪以懈我師朝廷大臣皆無智謀專事苟且于是上下苟安不復以金兵爲慮矣十一月十七日河北報金帥粘罕下令大兵南行已及河界十九日復圍京城二十五日京城陷金兵入城二十六日粘罕遣使入城求兩宮幸虜營面議和及割地等事十二月

初五日遣兵入城搬運書籍并國子三省六部司式官制天下戶口財賦圖籍及宗正譜牒初九日又遣人搬運法物車輅鹵簿太常樂器及鐘鼓刻漏一應朝廷儀制靡有子遺十九日京師大雪深數尺米價騰貴斗米至三千錢貧民飢餓死者盈路金人又縱兵剽掠奪富家有一將在天津橋下剗甲士百餘人民過者壯者剗脫而殺之婦女美麗者留之城中往往閉戶不復出入時有柔福帝姬侍從三十餘人將欲入城賊使人叱止之呼令出轎帝姬泣曰我貴家子天子爲我兄安可出見金兵促左右急行賊怒使人拽止之又使人拖出使前徒行賊將笑曰美婦人也問曰汝有夫乎帝姬泣不能答良久曰今兩國已和汝等安得無禮其人曰我兄爲北國大臣富貴無比若能爲其妻不異汝南朝富貴也言畢復顧謂帝姬曰吾有香纓一枚可以代兄爲定物遂取懷中真珠香囊手持以獻帝姬不肯受其人執帝姬手令受之乃笑而退二十一日金人遣使入城言國主有令于京中選擇十八

以下女子出城父母號呼聲動天地其女子皆爲金人所淫污留而不出靖
康二年正月一日金人入城朝賀不行禮初九日金主下令粘罕曰比聞已
破汴邑所獻物色不堪可速擇異姓立爲主以慰民望吾素居北國南地非
我所便宋家二帝可令來朝事貴速行十一日粘罕遣人入朝請車駕軍前
議事十三日金人軍前降指揮言北國令契丹海濱侯耶律延禧及西夏侯
李智先南宋皇帝等并大元帥粘罕及皇弟吳乞買同大金皇帝徽號已
命有司擇日行禮請皇帝詣營署名進奏十四日再遣人請車駕來日詣軍
前進表十五日車駕不出粘罕遣人持上尊號表至書臣姪南宋皇帝云云
于下請署御名其尊號曰輔美濟運應道法古至德皇帝上觀之嗚咽下淚
頃之乃曰朕上失孝道貽憂上皇下失君道罹禍萬民今幸兩國和好苟屈
已以安社稷朕復何辱金使持筆進請皇帝署名乃去十七日金人遣使入
見稱北主有勅宣示南朝皇帝并太上皇帝帝令左右接書使者曰北國皇

帝勅請皇帝自受上吁嗟不得已而接之書曰北國金皇帝書付姪南朝宋皇帝近者北遼無道殺伐無止朕旣殲滅以寧人民以開皇圖大有華夏比緣奸臣童貫蔡京誑誤以致禍亂使勞我師遠至汴邑今已救時弔伐以遂和好叔姪是敘進幣是行汝可應令保育天和以撫萬民以河爲界萬載一決吾無僞言汝其知之天輔年月日其詞泛濫皆甘誘不實之語不復備錄其使又口傳北國主語曰皇帝起居南朝皇帝今已結好爲叔姪不許一切生疑仍可罷兵并將到眞珠袍一領是北國皇帝朝服今獻上皇帝請收領良久請帝進謝表帝曰今兩國通和可稱書不可稱表使者曰北國皇帝本意廢趙氏立異姓我元帥諸貴人勸免其事且止陛下尙不從順其天兵不可已也若北國皇帝一怒其禍不測大兵再至汴邑不比去年幸陛下照察之不可以小屈而亂大謀帝嘆息從其請二十一日粘罕遣人入城出榜通衢曰元帥奉北國皇帝聖旨今者兵馬遠來所議事理業已兩國通和要得

金一百二十萬兩銀一百五十萬兩于是金人執開封府尹何真分廂拘括民戶金銀釵釧環鈿等織悉無遺如有藏匿不齎出者動輒殺害二十三日金人遣人持金主書來曰今兩國通和所有合理事件仰元帥府請南朝皇帝至軍前面議可否申奏二十九日粘罕遣使請車駕出城且又齎到金主書曰今已破汴京二主不可復君宜于族中別立一人以爲宋國主但稱宋王封太上爲天水郡王少帝爲天水郡公于東宮外築室居止文字到日仰元帥府請宋王到軍前共議申奏使者曰相國元帥屢屢請陛下出城同共議事陛下不肯出故發北國皇帝手詔來示陛下之意何如帝曰卿且退容商議使者曰事急矣從則福逆則禍陛下爲臣下所誤以至于此尙復取臣下之言恐禍在不測况北國皇帝寬慈不比南朝人反覆無狀頃之使者辭色俱厲不拜而退二月二日粘罕部下左都統軍耶遊利將騎兵七百餘至內門稱有兩國利害要見國王左右入奏帝登門耶遊利厲聲曰元帥遣我

上聞國王前日已曾差人將到北國皇帝聖旨所議事理如何更無一言相報使元帥無可申奏今特令我來見國王其事若何兩日不見來意禍且不測矣緣昨已有盟在前不欲造次先此上聞伏乞留意帝曰已降指揮今月十一日出城見元帥可報知所有事候面見元帥說及你且退郎遊利曰陛下十一日若不出城元帥處不來商議求請也復白帝曰吾衆人馬七百餘人欲得少犒每人要得金一兩望下給之時左藏庫金帛已竭乃于宮中索得金釵銀鈿等共八百兩與之不謝而去十一日車駕出幸金營百姓數萬阻阨車駕號泣不容行帝亦泣下范瓊按劍叱曰皇帝本爲兩國生靈屈己求和今幸虜營且去暮卽返矣若不許車駕出城恐汝等亦無生理百姓大怒爭投瓦礫以擊之瓊手殺數人車駕遂出城至軍門軍吏止帝于小室曰元帥寢未起可俟于此移時有小黃頭奴至曰元帥請國王引帝徒行至庭下粘罕下階執帝手曰臣遠國酋長不知中國禮儀乃揖帝升階左右坐帝

西向粘罕東向移時不語左右各執利刃大刀所侍帝者唯應王福周可成二人而已粘罕使左右取金主所降詔旨別立賢君者示帝帝不語粘罕使左右問帝帝曰敢不從命苟利生靈以息兵革顧何事不可粘罕復使左右白帝曰既如此請國王朝暮候北國皇帝聖旨乃令介人引帝就幕俄有人進酒饑帝不食移時帝謂左右曰可白元帥令我歸矣所議事既從他無餘策左右復帝曰元帥造表請皇帝同發來日早行未晚帝默然左右復進飲食有伶人作樂帝吁嗟不能食左右再三勸慰帝但涕泣不言而已時夜更闌寒甚帷幕風急不能安倚案憑坐以待旦俄五更有人至帝前曰請國王同元帥發表介人引至帳下旋次升階惟有一案設香燭粘罕使左右以其表示帝其詞云臣姪南宋國王趙某今蒙叔北國皇帝聖旨令某同父退避大位別選宗中賢君敢不遵從其次居止及別擇賢族未敢造次先此表聞候允日別具申奏書後復如前署帝御名封緘畢帳下馳一騎黃旗白馬前

去訖方命左右設椅粘罕南向帝東向少頃有一紫衣人自外至粘罕與帝並起身紫衣人望帳下馬升階西向相揖各就坐粘罕使人白帝曰此北國皇后弟也傳宣至此催促陛下議論事帝唯唯復令進酒時天氣甚寒帝連飲二盃紫衣人曰陛下且宜止此晚間面奉北國皇帝指揮事與陛下言之揖退令左右引帝歸幕帝回視粘罕與紫衣者尙同坐復飲帝歸至幕天尙未明少憩几上寒不成寐左右有綠衣者語帝曰臣河北人爲金兵所擄本是陛下赤子今令監視陛下陛下今入虎穴無由出矣若能屈節于早來紫衣人庶幾有少更改不然無路歸國矣語訖回顧而去良久再來手持羊肉一塊進曰陛下可啗此以禦寒帝不能食却之因問綠衣人汝何姓名今爲金國何官對曰臣姓趙名保安今爲相國親吏緣臣有一妹皆有姿色爲粘罕寵嬖故命爲親從以伺察陛下帝又問曰早來紫衣者何人答曰此北國皇帝之后弟也姓野耶葛名波問爲何官曰今爲十七軍都統位粘罕之上

今暫來此要在東京選擇後宮女子一千五百人三四日便北去也天明有
羯衣者十餘人列侍帝之左右語言不可辨俄聞報曰統軍來相見帝迎之
乃早上紫衣人也帝與之接坐言不可曉帝惟加禮告以周旋少不回顏色
顧左右指瓶中物左右乃以酒進紫衣者舉大盃連飲四五盞帝亦舉一二
盃酒退顧左右謂帝曰兀移太多左右解之曰兀移太多安心也蓋兀移者
安也太多者心也揖而退去是月三十四十五帝在幕中粘罕使人守御
且稱候北國皇帝回命到日方可歸十六日粘罕使人召帝至帳下升階東
坐俄有吏持文書案牘示粘罕階下刀斧手簇擁一紫衣貴人帝視之乃宗
正士祝也粘罕使人謂士祝曰今命汝入城說與南朝宰相現於族中選一
人有才望者同你及合朝大臣保明申奏准備金國皇帝聖旨到來別立賢
君語訖揮使退去又擁一皂衣人至階下粘罕使人謂曰汝于東京城內擇
一寬廣寺院可作宮室者欲于其中作二王宮速置與言訖揮去帝起白粘

罕曰所指揮事一一從命容某入城視太上安否使盡子道粘罕首肯促左右進酒帳下有伶人作樂唱言奉粘罕爲伊尹太公粘罕不喜曰伊尹太古聖人也我安敢冀其萬一因語帝曰這幾個樂人是宋人今日煞好公事又笑謂帝曰來日教陛下入城安撫上皇數日間北國皇帝詔到再來請陛下到軍前不可相推良久遣左右送帝歸幕坐久有人傳粘罕語曰來日可送歸京不必更來帳下也十七日早有綠衣者來謂帝曰元帥有命令陛下還宮良久進食食畢有數人引帝出幕至軍前遙見禁衛列于外車駕遂入城十八日至二十一日大雨雹城中金人剽掠尤甚小民號泣夜以繼日金人又引火焚燒戴樓門二十二日粘罕遣人入城白帝曰前日所言擇賢擇地二事可速計置一二日間北國皇帝有文字到便要時衆議皆推康王乃以康王及欲將南安寺爲宮往白粘罕二十六日金人復來言明日文字到軍前請國王見元帥二十七日帝往擷芳園見太上太后奏曰臣不

孝不道上貽君父之憂下罹百姓之毒殺身不足以塞責今北兵見逼欲別擇賢以爲君若以弟康王爲主不失祖宗社稷幸之大也時章妃侍側卽康王之母也言曰二宮許以康王爲繼則中興可俟然外鎮須假主盟陛下可作詔書召四方兵赴京師金人狡計最多必不止擇賢于禍有不可勝言者二宮必不肯容于京師惟陛下計之二十八日帝與太上同早膳粘罕遣人餽太上酒十瓶言北國皇帝所賜三月二日粘罕遣人持書一詣太上前一詣帝前曰今日北國皇帝所有施行事件請車駕詣軍前聽候指揮至日中又遣人促二帝詣軍前議事至晚遣人不絕又云若太上皇不出城不妨先遣皇帝至軍前初三日車駕出幸虜營至帳下粘罕坐而言曰北國皇帝不從汝請別立異姓以爲主遣人持詔書出帝遙遠不能辨卽使人擁帝降自北道入小門至一室籬落露缺守以兵刃自辰至申不得食帝涕泣而已先是帝將出幸也書便可卽眞來救父母八字押于衣領付宰相何桌以詔康

王興兵圖恢復且在路中傳旨詔開封府曰趙氏盖子可爲檢討其意指延
壽宮蓋太后也是日帝在室中至暮有一番奴持食一盤酒一瓶置帝前曰
食之帝泣而言曰父母不復顧矣番奴曰無憂父母旦夕與汝相見矣其夜
無床褥可寢室中惟木櫬二條而已窗外數聞兵甲聲時天氣尙寒帝違且
不能寐天明有人呼帝出曰太上至矣帝視之見戎衣者引太上由旁門小
路而去帝欲前問左右止之哀哭不勝初四日至十五日間皇族后妃諸王
累累至軍中日夜不止太上與帝各居一室后妃諸王皆不得相見惟鄭太
后朱皇后相從其他王妃帝姬各爲金國諸將擄去京師百姓號泣七日不
止十六日粘罕坐帳下使人掖二帝至庭下傳金主詔曰汝父子不道上負
祖宗下負民物恣爲奢侈忌公徇私以至結釁外國禍延內洲天人俱棄不
可復居民上宜擇異姓以代宋後令元帥府責問開封府吏以下保明策立
仍令趙某父子前來燕京仰元帥府發遣前來帝與太上相對涕泣不能言

粘罕曰所擇康王今在何處帝曰不知也粘罕謂左右曰急持書着開封府索康王少刻帝與太上共入一室二后亦同在戶外甲兵監守者甚衆有番奴數人侍衛皆極醜惡語言多不可辨以南家子呼二帝時天氣風寒侍衛者取茅及黍穰作焰火太上與帝同坐向火自此以後飲食與衆同日惟一飲一食夜宿竹簟之次至明日粘罕使人以青衣易二帝所服以常人女衣易二后所服粘罕又使騎吏持書示太上及帝曰元帥令遣汝趨燕京朝皇帝曰召康王至軍前同去南朝已立張邦昌爲帝國號大楚矣帝與太上並涕泣時太后疾作心腹疼不可忍臥於木凳幾絕朱后爲之撫摩四人相對泣下騎吏怒曰元帥令已下來日發行詐病何爲者帝告母心腹痛甚君豈不見面色乎安敢有詐爲某失孝道使父母至此偷若見憐以杯藥或沸湯見賜他日厚報騎吏少和顏色曰此間無藥物因叱左右以沸湯一杯進后飲之疼稍止因泣曰妾之不幸甚矣國破家亡雖生何益是夕宿于野寺中

十八日早騎吏前曰可行矣牽馬四疋令二帝二后乘之二后素不能騎騎吏掖而乘之太后病未已伏鞍而行行十餘里路旁數人見帝泣曰皇帝父子北去吾百姓何日得見太平也因奉羹飯二小盂進四人分食粗糲不堪食時騎吏約五百人皆衣青衣與二帝無別帝問父老何以知之父老曰吾以面色觀之可見又傳聞車駕將欲北行故知之帝曰吾母心腹疼痛汝有湯藥否父老對曰無止有少許鹽酥可煎而飲之騎吏恐其滯住促行一騎吏爲首者自言姓鹵西名骨碌都常以言戲朱后復恣肆無禮路次朱后下畦間旋溺骨碌都從之且執后臂曰能從吾否朱后泣下戰兢不能言遂亦發疾不能乘馬骨碌都掖后同載行至晚約行三十餘里宿一寺中乃聞寂空寺也是夜月初上明照廊廡二帝二后同坐一室骨碌都使人持茅火烹食以啖二后病不能食骨碌都手煎羊乳飼之曰我保護你四個到燕京是夕帝后寢朱后驚悸不已心腹作疼骨碌都以手摩其腹曰病已病已強祝

之曰爾強強爾強強其無禮若此天明言于帝曰爲吾說與你妻善事吾吾
卽保汝爲相報也十九日至東明鎮骨碌都與帝並食于村店時鄉村荒殘
無復人烟百里之內僅有屋一二所朱后疾愈甚帝涕泣日夕不止亦不能
食骨碌都怒曰汝在汴京三千餘口皆流徙于此矣其中女子美貌者皆爲
人取去何獨眷一朱后不以結識我曹以作前程之托吾素非胡人亦以
妹奉元帥富貴無比身至大將今幽西骨碌都乃元帥改之耳吾昔嘗爲汝
家運花石綱役天下人苦虐不堪言今至此天報耳尙何怨耶帝于是不敢
復言但口吁噓而已二十日至封丘鎮早食山坡之下馬嚼草相躡飲食皆
坐地上無椅桌時雨霽泥滑路淖不可行二帝二后皆在泥中伏蹲飲食粗
糲形容黧黑目睛並昏路旁有淺井太上悞墮其中骨碌都拯而出之鄭太
后驚仆傷足朱后手絞太上之衣去其水而上馬以行是夜宿驛中二十一
日行次黃河岸將渡有船自北來上立皂幟中有紫衣人謂骨碌都曰北國

皇帝約四月半至燕京今三月將盡可速行之語次骨碌都數以目視朱后且微哂紫衣人知其情狀拔刀執骨碌都曰汝本一冗賤吾兄待汝至此今安得與婦人私而稽緩其行程乃殺之投屍于河顧謂帝曰爲吾說此婦人爲何人也帝曰某妻朱氏骨碌都數有無禮侵犯今將軍殺之足以雪吾之耻矣紫衣人曰汝識吾否吾乃元帥弟澤利也帝拜謝后亦拜之至暮乃抵北岸及衛州垣邑縣之西安鎮駐軍宿焉時澤利所領兵千餘人并舊騎吏共二千人割寨寒夜月明澤利置酒與所帶婦女四人共飲命二后同席二后辭以疾澤利曰汝病不能飲可持二盃酒飲汝二王其恩當候他日報也乃命二后以酒飲太上及帝二十二日入衛州城二帝爲金人所閉居一小室侍以甲兵日中始得壹餅四枚四人分食時百姓或有知者自窗隙中饋以食物又爲守者所奪留半日出城行三十餘里宿于安國之北明王寺帝以飲食不調漸生瀉痢日下數十次二十三日至懷州入城時澤利往往于

二后前恃酒無禮或時窘罵二帝城中有富家數十戶遣人剽掠酒食財帛
子女以自娛又常鞭打下人是夕帝渴甚告監者使取水偶澤利過前見之
卽手殺其人帝大驚駭又顧謂帝曰可安穩到京莫得生事若不是郎主要
活的你死多時矣自是帝每見澤利必驚惶移時二十四日至安信縣二帝
二后在路未嘗滌面至是見野水清澄四人掬水洗滌相視哽咽不勝情旁
有人獻牛酒于澤利者澤利拔劍切肉飲酒連啖五七盞以其餘酒殘食餽
二帝曰食之前途無有食也復視朱后笑曰這一塊肉最好汝自食之二帝
方食或有人言知縣來相見乃見一金人衣褐淨綠袍皂靴裹小巾執鞭揖
澤利又同坐飲食移時澤利乘醉令朱后勸酒后不應澤利怒曰汝四人性
命在吾掌握安得如此不敬欲擊之后不得已乃涕泣持盃作歌曰劫富貴
兮厭綺羅裳長入宮兮陪奉尊陽今委頓兮流落異鄉嗟造化兮速死爲強
歌畢持杯向澤利曰元帥上酒澤利笑曰歌中詞句最好可更唱一歌勸知

縣酒后乃再歌曰昔居天上兮珠宮玉闕今入草莽兮事何可說屈身辱志
兮恨何時雪誓速歸泉下兮此愁可絕乃舉盃向知縣飲之澤利起拽后衣
曰坐此同飲后大怒欲手格之因力怯反爲澤利所擊知縣勸止之曰可更
唱一歌勸將軍酒后曰女不能矣願將軍殺之死且不愿回身欲投庭前井
左右救止且謂澤利曰不可如此迫他北國皇帝要四人活的見朝公事不
小酒罷各散去是日四人無晚飯澤利使人拘執愈甚以至繫縛于柱毀罵
百端惟待朱后稍寬蓋澤利冀私之也二十六日至徐村自安信縣至徐村
凡二百餘里絕無人烟澤利分兵一半先行持文字報節先至眞定府留一
半護衛是日申刻有北來兵馬三百餘人首領見澤利下馬作禮言語鄒查
不可辨忽其中一句可辨云已遣四太子下江南到建康二十七日到白水
鎮朱后又欲投水鄭后掖止之澤利怒曰可縛之乃與鄭后連索夾馬隊中
以行至一處望見一堡甚高上有旌旗書周鄭二字良久寨門開有土兵約

五百餘人皆長鎗大棒腰帶弓箭徑來衝擊澤利與之合戰流矢中太上旁一番人太上懼甚來兵乃河北鄉民強壯聚集保護鄉村者自辰至申鄉民稍稍敗去有執鄉民者澤利呼前指帝而謂之曰這四个是你大宋皇帝皇后今放汝歸去告報諸鄉即日歸降又令二帝言吾是南宋官家今往燕京朝大金皇帝鄉民不覺淚下謂帝曰吾這一鄉是周鄭所聚日夜望大宋官兵今官家被執吾等鄉民無望矣又聞康王南京做官家不知如何澤利曰康王也被捉了後面便來遂將鄉民放去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並在荒野中行不知里數其番騎皆於馬上吃乾糧及有擄掠到隨行取水煮食帝后微得些食是晚天氣和暖望林中青翠山色可愛野水清淺自山中流出正駐軍次有一騎手持黃文至澤利前曰速行速行澤利唯唯其人向前鞭馬而去四月一日至真定府不入城自此催促急行不得少緩飲食止于馬上吃乾糧至晚約行百里宿一寺中初二日帝與澤利立寺門遙見一簇軍馬自

南而來約有五百餘人中間擁皇族十餘人有柔福帝姬及相國公可辨餘皆遙遠不能識二帝二后遠望大哭左右催促急行不及一語而過移時有一馬軍前謂澤利曰此隊中有康王先往燕京也言訖去甚疾移時累累不絕凡過馬軍十八隊皆是護送皇族者二帝二后但痛悼流涕不止日昃猶催行至晚後騎報言鄉兵數隊約千餘人在一寺中屯剗澤利叱左右分兵一半往殺之領兵者次將骨夜叉也至夜半令人回報殺得人兵四散得糧而返初三日過一坡澤旁見屍骸堆積有狼二頭噬嚼人肉見人驚散鳥鵲鳴噪可驚可駭是日天氣炎熱無水可飲帝渴甚而莫有敢供者

南渡錄卷一終

刊

行

南渡錄卷之二

宋辛棄疾著

順德鄧 實校錄

南燼紀聞錄下

帝自天輔十年三月望間拘執甚急雖便溺必有人持刃隨從初五日以後盡行廣野大途不能悉記月日但云或日觀者自可見其次第也或日至一鄉村有褐衣者前揖澤利奉上酒食二帝二后亦有酒食頗豐腴或日至一縣不暇問名亦有官出迎如前備酒食內有一知縣乃一番官見澤利畢次見二帝及二后曰小番取得肅王女爲妻要見皇后乃引一女子前拜已胡服視太后等泣曰奴肅王小女珍珠也前日爲軍馬擁至此其首領萬戶與此知縣是兄弟將奴嫁與他今一月矣前日諸王孫兄弟一十七人在此縣中皆爲諸人分去東西南北莫知去向矣拜說未畢爲知縣引回是晚宿一富家主者接澤利甚恭中夜置酒命妾數人出勸酒兵士繫縛二帝二后于

庭下至以便溺澆之或日至一州亦不知州名在驛中安泊買賣者知是二帝二后被執縛往往有流涕者一人低聲語曰南京有官家張邦昌係金國册立纔做官家便叫康王即位金主怒發已差四太子去收復也二帝于隔窗聞之方知康王不在番中前日騎兵所言蓋妄語也或日至一縣極荒殘路旁有一女子年可二十餘見太后過乃拜曰帶取奴奴去或報澤利澤利視之微笑曰一塊去遂令左右扶上馬是夕澤利醉淫其女醜惡之聲二帝共聞遇有酒食皆與此女共食且謂朱后曰你不如他或日行及一城有兵三千餘首領者見澤利再拜懷中出文字示澤利呼左右去帝冠幘衣帶如囚狀坐一小室良久有一人持文書示帝曰可依此作表達燕京其文引晋懷愍孫皓劉禪石少主故事及尊金主爲湯武與夫請罪免死之意其畧云亡國囚俘趙某并男某及婦妾鄭氏朱氏稽首再拜大金輔國佐運應道法古至德皇帝陛下重念某承祖宗基業立民爲國不能上順天命下撫萬民

聽讒臣之言結怨外國狗賊臣之求積釁華夏今一家被擄百口分飛父子
二妻聽命機下伏惟陛下德過堯舜威勝湯武既已滅宋當立異姓而微賤
之軀尙祈哀宥幸與赦文苟延殘喘文成多爲刪改未有云慙懷幽厲未如
今日之慙湯武文高曷敵此時之舉是日作表畢又行二十餘里及夜深月
明乃止或日至一官府牌曰收復新門旁列兵刃二十餘人甲士六七十人
傳呼二帝進見二帝入門須臾見堂上金紫人衣朝服侍衛甚衆引二帝北
面再拜有人傳語曰將他去見海濱侯來日入京見郎主言訖引二帝趨出
大門復入小門至庭中見一胡人胡服無巾幘左右指謂曰此契丹主耶律
延禧也與汝罪狀正同在此公事未了言畢復引入坐一小室少頃海濱侯
巾幘而入揖二帝曰吾契丹與大宋南北二百餘年未嘗絕和好一旦爲奸
臣所誤俱至于此爲之痛心又云公父子明日北國皇帝須有赦罪之理吾
卵在此三年尙未了絕帝問何事未了曰吾國昔有百穴珠一顆大如雞卵

每穴中常生真珠一顆月望之夕以珠映月以絳紗盛之其穴中珠自落每月可得真珠百顆又有通香木一段以沸湯沃之取其汁洗衣服及洒萬木花卉屋宇間香氣經年不絕若人有奇疾服之立愈燒之可降天神香氣聞十餘里失國時二物不知所在今北國皇帝須要此二物緣此三年未得釋帝問此爲何處延禧曰此地名平州去燕京尙有七百餘里路途勞苦勉之勉之良久有人引延禧出二帝二后遂復出城向北而行途中人往來不止言郎主召見四太子于江南今日便領兵前去帝與太上立路旁時有一人皆南朝人在金爲兵卒者不知爲帝也偶相謂曰五月一日康王南京卽了位也餘語低不可辨少間左右催行至晚共行約百里其時近暑二帝二后衣服垢膩頭無巾幘宛若囚徒三日不見澤利之面亦不知澤利在軍中否左右時時詬責言語不甚辨行數日有人呼帝曰四太子召汝可見之路旁有一寺兀朮坐胡床于堂上引二帝二后拜于堂下兀朮且詬且責曰汝父

子無道致有今日若當時信我國家言誓尋海上之盟共滅契丹分其土地
南北爲國豈有今日奈何不順天命與契丹連和欲坐觀成敗彼勝則從彼
以破吾吾既勝矣又不能從吾汝之愚一也吾兵已破汴邑皇帝爲念生靈
與汝講和以河爲界汝又不服勞我師徒遠征汝之愚二也且天子死社稷
祖宗二百年基業不能守成內則奢侈外則結怨一旦絕滅何面目見國人
尙忍死見我何慙如之汝之愚三也帝流汗不能答但與太上二后再拜而
已續呼左右取筆硯使帝作書召劉光世韓世忠劉琦等歸降又令左右于
金甌中斟酒四杯飲二帝及二后曰今日是夏至節賜汝酒各一杯復謂帝
曰北國皇帝道你不失爲侯王言訖上馬而去鼙鼓鐘鉦聲動天地二后自
出京以來足跳不復能行雖乘馬足皆生瘡肌肉瘦瘠二帝亦枯槁不類生
形爲監者所詬責鞭朴欲死無路衣服共相結縛夜臥不離日間與諸番奴
連腕並手合坐同食又行五六日始達燕京蓋契丹舊部也城中小類東京

既至內門金主登殿左右執二帝二后膝跪於地皆再拜訖其門下左右列金紫貴人或絲或褐或傘或笠或騎或車約數百人皆稱萬歲良久傳呼賜巾幘又有內侍二人自金門出傳旨曰皇帝勞汝賜衣服沐浴來日入朝遂出明日引帝入都堂見宰相至堂下堂上坐一人左右曰此銀朱孛廩相公也帝再拜孛廩答拜堂下宣勅其文不載後復曰赦趙某父子之罪免爲庶人又引二帝二后入朝二帝皆巾幘青袍二后服如常至殿下北面再拜其門下左右列金紫貴人如前金主傳勅封太上爲天水郡公少帝爲天水郡侯各于燕京賜宅居住二帝二后再拜謝恩訖左右引出坐一小室良久有二皂衣吏引帝后等入一官府門牌書燕京元帥甲第至庭中有二褐衣番人坐堂上曰燕京元帥帝乃再拜皂衣吏呈上文字褐衣人筆署其末令引帝去皂衣吏乃引二帝二后出門徒行護衛者二十餘人經十餘街始入一府云元帥府入門轉左廊下小屋中呼二帝與二后居之室中並無椅桌惟磚

石三四枚而已時二帝終日跪拜又飲食不繼兩日之中止食二次二后但哭泣而已二十二日至三十日並鎖閉在室中日所有者粗飯四孟米飯四孟而已二帝二后相顧不能食朱后有疾臥冷地上連日呻吟監者尙加詬詈帝語左右汝等可憫念吾國破家亡取湯水相救左右曰吾國禁違犯者過于殺人汝呼憫字已該大罪尙欲索湯水耶再懇之不顧而去六月一日監者又引二帝二后至元帥府庭下令再拜良久乃退時朱后病不能行監者背負而趨雙手持后足無禮特甚是日病益篤初二日午刻薨年二十六歲帝大慟告監者曰某妻已死將如之何監者白于官良久有皂衣吏引數人扶后屍用黍席捲之共拽之而去帝哭愈哀不敢出聲恐監者呵喝也初三日早有中使坐元帥府引二帝及太后于前傳宣曰天水郡公父子可往安肅軍聽候指揮來日便行令元帥府發遣初四日早元帥府吏呼帝曰聖旨令汝往安肅軍居住今日便行帝曰我母鄭后病篤未愈畧候晚行如何

更怒曰吾北朝不比你南朝令在早行誰敢有違你若守正不至今日矣到此尙不遵法令叱帝帝不敢答乃徒步前行護衛者二十餘人自元帥府行出至晚始出燕京北門宿捕司房捕司如今之尉司也鄭太后病不能行帝與太上共扶或負之而進是夜無飲食時甚暑行沙磧中每風起塵埃如霧面目皆滿又乏水泉監者于餘人爲首者曰阿計替頗憐二帝謂曰今大暑熱稍稍食得飽恐生他疾此間無藥初五日至十二日並在途行帝后飲食稍稍爲阿計替勸勉又戒左右勿得叱喝日中極熱時亦得少息于木陰之下行至有水處必令左右供進因此太后病漸愈時帝年二十九歲太上年四十六歲俱形容枯黑不復有貴人形相若此行無阿計替護衛六月酷暑中必死無疑也十二日晚至安肅軍城下其城皆是土築不甚高入其門守者皆搜檢至太后臍腹中亦無不摸過他人出入皆然蓋入城故事也行經數街始至官府入門引帝及太上太后立庭下左右喝名令拜帝再拜訖知軍

者別呼錄衣吏引帝三人出門入一小室令坐其中送粟米飯漿水令帝后飲啜阿計替從外至語帝后相慰安遂引別去自此帝后封固室中如前帝后自春及夏跋涉道途又行泥水中衣服垢膩且有蟻虱苦不可言幸阿計替時命人爲之洗濯十四日知軍使人呼帝至庭下傳金主旨曰天水郡公父子並賜夏衣一襲視之乃紗帛一端生絹一端令帝謝恩拜受使人爲帝持歸室中監者取其半以舊葛衣并生絹付帝曰可衣此庶免汝裁造也自此又鎖閉室中日惟得粟米飯漿水各一盂而已十七日夜將近四更忽喊聲大震火光連天延燒至二帝所居僅去三丈許方止蓋安肅知軍人有二一是契丹人一是金人二人和契丹人欲殺金人刦二帝南歸投西夏結連易定一路謀尙未發偶以醉酒撻一奴奴往告金人遂舉兵圍契丹人縱火焚燒屋宇百餘間殺死七百餘人至曉方定十八日早金知軍坐堂上引帝至庭下怒責曰你與契丹人通謀殺吾同歸西夏吾昨夜已殺了今奏大

金皇帝與你理會帝曰某父子在室中防固甚密何由與他通謀知軍厲聲曰現有首告人在你不得胡說煞好公事帝爭不已知軍令左右以鞭擊帝口出血齒碎乃拽去復入前室中拘之縛之以繩帝泣不能出聲是日飲食俱無唯監者私以少許食物餉帝至夜囚繫愈急至七月二十二日並如前二十三日知軍呼帝至庭下再拜聽詔曰趙某父子既已免死命居止安肅軍乃結連同知李奉國意欲反叛本宜賜死姑置弗究更令往雲州聽候指揮仰安肅軍發遣前去讀訖引帝再拜謝恩帝哽咽不能言知軍怒曰汝尙敢如此當初要殺吾今日如何放得你過令左右拽帝坐地上以柳條鞭五十餘下帝涕泣如雨痛楚久之方甦又戒監者卽令便行至晚出城宿野亭中時天氣甚暑帝身有傷苦痛坐地上不能起止至夜深月明始得食太上因暑熱成病監人取板布地令二帝臥其上云不爲地濕所迫可以愈疾矣二十四日至三十日在路遭大風雨狼狽萬狀如是數日方達雲州如前拜

同知于庭下左右引入土園中內外有兵守衛雖衣帶皆爲取去蓋防自縊也日惟一食至八月十七日有綠衣吏來手持鑰匙開門呼二帝及太后出土園曰大金皇帝赦汝罪叫你再往燕京可出謝恩帝稽首稱謝以爲真也其綠衣吏既引帝出土園復引入一室如前囚閉之日常惟飯一木器漿水一木瓶時天氣漸涼二帝飲漿水致疾待死而已二帝受禍已及半年置之無可奈何不復愁苦但衣服壞爛不可禦寒幸監者或遺以敝衣稍稍相爲補益十月或日早五更忽鼓聲四起火光燭天人兵大亂蓋同知下有將補千戶者三人作亂因同知奪其妻故舉兵殺同知及其家眷六十餘人并市中百姓六七百家至日中方定其千戶三人皆下馬至帝前携衣數件自牖中遣帝曰與你與你吾曹三人今歸西夏矣汝國中康王已在南京做官家半年了勉之必有歸去之期監者二十餘人吾將殺之矣吾不可久留復贈帝乾糧數器各上馬而去是晚城中又大亂有千戶執爲亂者斬之乃止經

二三日有別軍至城中方定先是阿計替隨二帝半年二帝稍得其侍衛之力至是兵亂不知所在帝謂太上曰阿計替想爲昨日爲亂者所殺矣雖城中大亂吾父子不敢出此門奈何言未已阿計替自外至曰且喜無事帝問其得不死之故曰吾于死人堆中藏伏兩日夜方得脫由是阿計替仍監視二帝或曰阿計替引帝三人至庭下有紫衣番人坐堂上呼曰識吾否曰不識也曰吾蓋天大王乃四太子之伯良久屏後呼一婦人出帝視之乃章妃也太上俯首章妃亦俯首不敢視良久蓋天大王命左右賜二帝及太后酒曰吾看這個婦面酒罷謂監人曰善護之阿計替乃引二帝及太后出自此監禁稍寬飲食亦畧備經一冬衣服亦稍可禦寒天輔十一年春正月一日金國例以是日疏放囚禁雖死囚亦得少出阿計替引二帝出外縱步但不出府署門二帝正玩間有一羯衣婢口稱章夫人所遣手持一盒子曰夫人叫吾傳語十一官人八官人曰且耐心且密語曰聞知九哥已卽位恐有歸

懷中疾走而去帝視其物皆棗麵所燒大餅也阿計替佯言曰是何泥婢送期未晚也語畢將盒子中物置太上與他人可速歸之乃引帝入室中問曰適間所言九哥是何人帝曰九哥卽康王吾親弟也今韋夫人乃九哥之母故來相報耳阿計替曰十一官人是誰帝曰十一官人吾父也八官人卽吾也遂持其物與阿計替并新到監者二十餘人分食之至晚更不復出初三日例是日爲偷日雖婦女什物金寶官府皆不禁他日則不然必置于刑法是日有黃衣者數人持飲食七八器將五器與監者三器使監者實至室中謂二帝曰食之視其物皆肉糜以肉與米合煮之者太上太后與帝食未已爲監者持去帝問阿計替曰此食何爲者答曰此地風俗樂善人家今日作粥食囚禁者可與齋僧同功故今日有人齎來也帝又問曰此何人家也阿計替曰此亦韋夫人所遺也二帝與太后因韋夫人在彼稍稍獲安十四日彼處已放燈街市張燈無音樂但有金鼓喧天至更餘而已胡婦胡女携手

遊街市酒肆中遇人即便暗合官中父母皆所不禁二十日阿計替謂帝曰
今月二十九日是北國皇帝生日今日天下作宴此處同知皆赴燕京去也
金國法先期十日賜宴宴罷近郡皆赴燕京上壽是夜更闌阿計替引前日
送餅婢至帝室曰夫人傳語十一官人八官人兩三日間須往燕京去復來
與不復來未可知且保重將息言已卽急去其他監者已覺爭問其實阿計
替叱之曰汝不知同知有指揮事乃不復問是夕二帝與太后因知韋夫人
將去甚不樂二十三日聞韋夫人同蓋天大王領馬騎前去留下千戶五人
內一千戶名啜雞凡領人從二十餘人至帝前曰蓋天大王韋夫人與你父
子二人煞有公事似你這般人留之何益若五七日間知蓋天大王不再來
共你吃這一場公事呼監者戒曰防固不可少緩自此復拘繫如前阿計替
亦不敢少有庇緩二十八日阿計替謂二帝曰聞知四太子已上四川至建
康府又探知康王南渡浙川其勢恐不能久太上與帝太息曰若九哥事不

成吾父子俱無望矣俄有人持酒肉至曰金國皇帝生日例賜酒肉二帝食之二月一日有探騎至報主首啜雞凡曰北國皇帝已差蓋天大王往關西交點五路兵馬別有文字差兀西晡途來作此處同知也初二日有皂衣吏持文書前來白帝曰新來同知到來要你文字須便共寫帝曰所寫如何其人不對但曰速寫速寫詬詈言語不可曉帝不得已乃書如今之案欸狀曰近封天水郡趙某同男趙某與妻鄭氏各年若干謹狀皂衣吏持去初十日同知到雲州引二帝至庭下訊問言語皆不可曉語訖左右引歸少刻阿計替謂二帝曰今日新到同知兀西晡途乃是途石之兒途石跟四太子往江南爲劉三相捉去今來恨官家必將你三人苦楚是日卽移帝后于濕淖不可居處二帝泣相謂曰吾父子死于此矣十一日阿計替曰兀西晡途使吾往燕京下文字須一二十日方還二官家且忍耐寧心吾去燕京一遭與二官家探問南京消息來相報也自十一日至三月初八日並拘禁如前初九

日忽一羈衣番人持文字到囚所曰皇帝聖旨又叫三人往西汗州聽指揮
蓋緣爾知奏乞也二帝泣曰又復何地去俄有人引二帝手繫縛驅行至晚
出雲州約行三十里許方止息自此以後不復記月日蓋因阿計替不在二
帝左右故也或日所行地皆坑窟不平有一監者言語稍順謂帝曰此長城
塞也日或行六七十里或八九十里辛苦萬狀二帝及太后足痛不能行時
或背負而進漸入沙漠之地風霜高下冷氣襲人常如深谷二帝衣服單薄
又爲時疫所侵困臥古屋中七八日方得少愈然不能飲食骨立如鬼形監
者作木格藉以茅草肩輿而行行三四日有兵騎自北來約三四千人首領
衣紫袍帝臥草輿中微開目視之左隊中有綠衣將若漢臣者駐軍下馬呼
左右取水吃乾糧次于皮篋中取出乾牛肉數枚贈帝曰臣漢人也昔事陛
下爲延安幹轄姓周名忠元符中因與西夏戰爲西夏所獲降之由是在西
夏部中作首領宣和中西夏遣臣將兵助契丹攻大金又爲大金所獲今爲

雲州總管耶主命臣炎國節度發兵往陝西擊曲將軍今所領兵是也又言
陛下勿憂大遼王曾與大金苦戰尙不失封侯南朝只是四太子下江南稍
稍失利決不相苦且金國中盛稱張浚劉錡韓世忠劉光世數人皆名將皆
可中興臣本大宋人不忍陛下如此故以少肉爲獻言訖別去又經行日久
一晚宿于林下時月微明有番酋吹笛其聲嗚咽太上口占一詞曰玉京曾
憶昔繁華萬里帝王家瓊樓玉殿朝暄絃管暮列笙琶花城人去今蕭索春
夢遶胡沙家山何處忍聽羌笛吹徹梅花歌成謂帝曰汝賡乎帝乃繼韻曰
宸傳三百舊京華仁孝自名家一旦奸邪傾天折地忍聽琵琶如今在外多
蕭索迤邐近胡沙家邦萬里伶仃父子向曉霜花歌畢三人相持大哭或日
所行處皆草木悲風蕭索黃雲白霧四起動經六七十里絕無人烟但見牧
羊兒往來蓋非正路也或時行經城邑雖只在路左而皆不入時方初夏岸
柳夾道澤中亦有小萍但褐色不如中土青翠又如此行十餘日方至一小

城云是西汗州護衛者引入城其地無復人烟監者言是昔日契丹道宗因高麗二王之所其中方廣不甚大有屋數十間皆頽敝廊廡欲傾籬落踈缺不類人居護衛者逐日斫伐材木搭蓋屋宇經五六日乃遣兵騎回歸止留護衛者六七十人帝與太上太后只中間一室中不敢出入飲食日止一次皆粗糲或時有少羊肉一日二帝相謂曰吾父子在雲州深得阿計替保護且微知南地消息如今相去已經幾月不知曾還雲州吾亦不知能再來此否言畢有一人白二帝曰阿計替是吾阿哥吾名查二理當時北國皇帝專使我二人監守你父子三人的如今阿哥被雲州同知差往燕京下文字不久亦須來此緣阿哥能寫文字此間時時要申發文字故必須來此阿哥去日亦曾說與我叫我保護你三人你三人且安心或日阿計替來到舍中揖二帝曰且喜安樂吾自雲州往燕京又自燕京還雲州又自雲州至此往復三千餘里不勝艱辛于懷中取出文字與二帝看其上云今年南事未定苗

傅劉正彥廢了官家立明霞受太子又云二太子已得四川四太子已收兩浙軍駕入海矣太上太息曰苗傅劉正彥敢如是吾兒子方卽位二三年做得甚紀綱今如此吾國祚可知矣良久阿計替收文字入懷自此阿計替復侍左右一日謂二帝曰今日七月初五日後日七夕你二官家在京時煞快活二帝嗟嘆曰到此何可復言耶言訖忽有甲士四五十人喊聲喧呼曰在此在此二帝驚仆地且曰吾命在今日矣阿計替出與首力者語帝自窗隙中望之兩手足俱戰掉阿計替持刀入帝所帝驚以手掩目太上太后亦然阿計替乃高聲曰不干你三人事遂于帝所右壁後執一小奴付首力者殺之而去近三時許帝后心神始定尙未能言又少間阿計替謂曰先來驚否帝曰若非汝喝言不干你事吾已驚悸死矣因問此何事曰此月七日金國禮祭神于今日先伏藏一人于暗處然後大領兵馬佯爲促獲斬首祭神以首爲上祀身爲中祀羊爲下祀祀畢人首俱煮熟食之謂之祈福太后因驚

得病九日方愈一日前首力者以肉一臠詣帝前曰祈福肉可食之帝聞其氣臭穢不可當欲却之阿計替在旁曰受之受之可有福乃受之首力者拜蹈而去或日秋風大起冷氣逼人阿計替曰秋令至矣俄聞空中雁聲嘹唳自北而南時監人皆爲阿計替磨去壁間適有弓一張阿計替謂帝曰能弓矢乎射雁以下此番胡事也手持弓曰我代官家卜之可乎帝曰善乃執箭仰天祝曰臣不幸上辱祖宗下禍萬民若國祚復興當使一箭中雁以箭付阿計替射之一箭正中雁宛轉而下二帝拱手稽顙曰誠如此卜死且無憾矣阿計替亦微笑取茅草爇火炙雁食之或日阿計替密入室語帝曰聞說四太子盡得南朝江南迤邐至洞庭湖又聞金國官家使人往北地起人兵前向江南廝殺時天氣漸寒帝后衣服皆垢垢斂阿計替乃使胡婦浣濯補緝或日大雪數尺室中極冷不可出帝后頽膝相拄聲顛不能言阿計替持一毡投蓋三人之首稍獲安煖太上自雲州一病之後髮落不復生如僧尼狀

與番奴剃頭者相似是日極冷又乏飲食止得雁一隻于火上燒熟共食之
或曰阿計替謂二帝曰今朝已十月一日也二帝曰十月天寧節今日與向
日不同並泣下阿計替問曰天寧節何節也帝曰生辰節也吾生于此日未
知死于何日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自古帝王之辱惟晉懷愍石少主與我父
子耳或曰天氣晴和日色明麗阿計替曰今日鞭春此間稍有少和氣以羊
乳一盃飲二帝曰以此代酒其乳腥穢勉強飲之或曰雪霽天晴阿計替曰
今日可出去矣帝后皆以極冷爲對阿計替曰春歸雁回矣時空中鳴雁千
萬成羣自南而北先是北地苦寒冬月必掘地作穴以居帝室中亦作穴深
五六尺帝后晝夜伏其中其餘護衛人亦如是是日始出不復入矣時金天
輔十三年乃宋建炎四年庚戌歲也或曰午間傳聞北國皇后上仙阿計替
等六十餘人皆以白布纏頭作孝太后嘆曰吾何日死也一日又傳聞金主
自皇后殂後喜怒不常時帶刀劍宮人有忤己者必手殺之阿計替問帝曰

你國中有肅王乎曰有有女子乎曰有近聞耶主以肅王女爲妃專寵由是皇后忿自縊而死耶主知其實乃手殺妃以復后仇太后聞之曰肅王女必玉箱也此女少多奇異嘗記肅王妃陳執中女也孕玉箱日夜夢青衣童子自天而降手托鉄盤盤中有玉印一紐曰天錫汝女爲皇后妃驚寤思曰吾夫王也吾妃也豈得父母爲王妃而女復爲后乎閱數歲戲于水次得玉印一枚文曰金妃之印究其所自于宮中池畔得之亦常珮玩不去體今其事皆應矣先是金人破京城日皇族皆爲掠去此女爲完顏樹所得每欲污之輒昏冒不前乃進于金主金主立之爲妃生一男後因后兄沮李孛進西國李氏女爲妃兩人爭寵妃欲以陰計中金主以雪國恥會皇后死妃因侍側多以私意教金主殺左右及殺李妃又嘗暑月以雪水調腦脂進金主金主由是得疾時天輔十二年六月尋于十三年正月初九日宮中飲謙是時金主無皇后止妃當寵金主謂妃曰汝爲南朝族屬豈得如此富貴皇后福薄

以爾爲皇后其肅王於是年因病而死一日左右奏趙某父子現在西汴州近者四太子爲韓世忠敗于金山幾死舟中而回是南朝之勢漸欲大可將此二人移入內地金主曰可移向五國城時妃在側因曰陛下倘以臣妾之故庇其父兄使不致凍餒亦妾之蒙恩也金主曰外事汝何得預妃曰父兄骨肉何可不預陛下亦有父兄也無語甚厲金主怒曰留汝在宮中外有父兄之仇內有妬忌之意一旦禍起吾悔何及妃亦怒曰汝本北方小胡奴一旦侵凌上國南滅炎宋北滅契丹不行仁義專務殺伐使吾父兄孤苦他日汝亦遭人如此夷滅也金主大怒手刃殺之或曰阿計替持文字至前白帝曰得旨又移我這幾個往五國城來早起行次日阿計替引二帝及太后徒行護衛者六十餘人從行至晚約行六七十里帝后俱不能行泣謂阿計替曰何不告金主就此地便將吾敲殺何故只管叫吾千里行也阿計替曰須是忍耐強行勿思他事但有吾在大王且莫憂又徒行六七日鄭太后疾作

不能行帝乃負之而進是晚鄭太后崩于林下時年四十七歲倉卒之際于路旁用刀掘坑以身上衣服裹而埋之二帝皆哭之慟護衛人亦有不忍者亦有詬詈者催促起行又經兩三日始達五國城其地大約與西汧州相類有云此處乃是昔時契丹囚咀羗西部黑人吐番奚國酋長之處城中有民六七十家皆荒殘不成倫理入官府中有大庭廊廡傾倒護衛者引至庭下庭上坐一紫衣胡官阿計替呈上文書老番唯唯使人引二帝入左廡小屏進一小室其中惟有小臺可坐二人四壁皆土墻庭前設木柵護衛者緘封而去日昃得食一盂四人分食之二帝居五國城中終歲大概一日一食七月七日祭神得酒食一次阿計替與弟查二理爭私一番婦遂手殺其弟至十月間天氣寒沍仍掘坑以居二帝因病疫不安護衛者亦死過半天輔十四年正月元宵其地亦有少燈皆以磁碗貯羊脂以草爲炷而燃之有僧七八人作佛事皆胡僧也贊祝其主福祿萬壽是日晚老番使人以乳酪一甌

饋二帝或日帝問阿計替曰此間離京幾千里曰三千八百餘里此處西上黃龍府二千一百里此城乃昔日漢將李陵戰敗之地也一日天雨墻屋圯裂有蝸數十走出螯太上之臂帝以土塊擊殺之太上痛移時方止或日庭中列香案庭上紫衣褐衣二番人共坐飲饌云是日乃金主生日食次使人持一器自隙中遣二帝曰皇帝所賜酒肉食之二帝不辨其名食之皆嘔吐至盡問于阿計替乃密漬羊腸合馬腸共成之亦此間珍味也上皇因哭太后一目失明終日合目坐室中呻吟求死不得因語帝曰吾祖宗二百年基業一旦禍起奸臣之手罹外國之腥膻一家三千餘口惟汝一人在此餘外骨肉流離聞皆爲人奴婢雖章妃爲蓋天大王所得然雲州一別不知今復何在或日庭中設祭儀若祀神者云祀天王蓋彼中所事者是夕列燈燭至夜分而止帝於牖中望神祝曰願南則中興北則遷于內地是夜夢神自空而降揖帝曰吾寔地方神天王也上帝命我統攝南北生靈更十年天下太

平矣南北中興與今相類言訖升天而去帝寤白太上曰我亦夢如是是何祥也或曰有中貴坐庭上與老番相對引二帝至庭下語曰北國官家將立趙氏爲王后稱是荆王女吳王孫女官家未知宗派的實遣我來問汝可具圖以上帝曰吾亦不知族譜不存難可考也大金破京師日京中宗正文字盡爲北朝取去想尙在何不檢閱兼問皇后細合對便見是何族屬言訖泣下久之中貴人曰臣亦陛下東京人來時係娘娘私遣路逢蓋天大王韋夫人知臣來此言爲吾起居二帝及太后帝曰太后已亡矣中貴又曰今月十一日册立娘娘爲皇后常見娘娘說在京日呼太上爲伯公今上爲伯兄娘娘有二子長曰殊哥小曰青哥早晚必立爲太子也言訖上馬而去或曰有中使坐庭上言金國皇帝與皇后指揮許令將鄭太后朱皇后同葬五國城官給棺木俄有人擔荷二竹蓆囊二喪至骨殖零落取二木亟殮之并許天水公隨葬于淺山之下仍有旨封二后爲夫人又以皇后恩釋二帝囚

禁令城中自便往來但不得出城自此二帝間或出外坐市中民家且話南朝事民不敢答但供些飲食又見二帝衣服破敝亦有少遺贈者

南渡錄卷二終

刊

行

南渡錄卷之三

宋 辛棄疾著

順得鄧 實校錄

竊憤錄

天輔十五年宋紹興二年歲壬子二帝一日在街衢閒行有一老叟自稱亦是京師人與上皇話舊云天城陷日爲金人所擄流移至此與上皇相對泣下又言昔時元夕鰲山風景午門外金盞賜酒言已相持大哭偶城主老胡官乘馬過其前怒曰安可放他于是處以鞭鞭太上皇背少帝亦笞十餘下老叟惶懼亦遭恥辱令左右引二帝還至室中閉門自此復不容出入逾時阿計替謂二帝曰今城主老胡官已死可再出遊不妨二帝出縱步人民無敢與二帝語亦無敢復饋食者問其前日老叟則云死矣至人靜處阿計替於懷中取出片紙上書紹興二字示帝曰且喜漸平以淮爲界矣日紹興者何阿計替曰南朝新改年號又日聞之相殺尙未十分定恐南朝不能復河

南河北之地矣帝曰吾在此惟乞死耳何暇更論他事或日五國城新到同知名瓜毆自北京來乃一少胡列侍妾數人坐庭上引二帝至庭下賜酒肉且曰此地去燕京稍遠可保護你自屏後呼其妻出拜二帝曰此女汝家人也其妻衣胡服二帝不能識乃云記得祖是官家但不知父爲何王自此二帝得其夫婦相顧頗緩拘禁或日有牌使來到五國城宣金主敕曰趙氏皇后已廢爲庶人賜死瓜毆妻趙氏及統國不律介妻俱係庶人親妹並令賜死瓜毆夫婦拜命訖並泣下如雨牌使使人以棒敲殺瓜毆妻取其首而去瓜毆大哭數日不止自此二帝復拘禁如前又戒阿計替曰善監視然不知廢后之由或日阿計替得其故告二帝言皇后因與郎主弈棋言語不遜郎主作色厲聲曰休道我敢殺趙妃我敢殺趙后后泣下而起衣冠待罪金主怒不已送入外羅院郎宮禁間囚所也有內侍雄喝利者譖后有私于人又有怨言又與韋夫人密語殿內言訖泣下又每月朔望焚香南向再拜似此

者共二十餘事郎主遂大怒賜死外羅院以至與后族屬爲北京官妻者共
十人並賜死故及瓜毆之妻也自趙后之死上皇因拘繫復急又慮朝夕不
測乃絞衣成纒經梁柱間欲自盡少帝覺之持下泣曰不可如此且臣不孝
致君父至此若陛下求死臣何容於世爲萬世罪人矣監者或知之以湯來
饋自此不能食者數日日臥室中土儿上阿計替屢以不雲尤煎湯饋之云
此中無藥物有疾只煎此湯飲之自愈其不雲尤者始初生無枝葉生暗地
中城北最多天氣晴和則掘地求之色如枯楊柳大小如筋蔓延數十步屈
曲而上上皇服之稍安又云此尤可以占病之吉凶初煎湯沸數次時其尤
浮者病立愈沉者病必死半沉半浮者不能卽愈或日天氣凝冱大雨雹大
者如雞子小者如彈丸入地數寸百鳥皆死人避之不及亦有所傷是日阿
計替有疾語不出口昏默困臥少帝憂之令監者求不雲尤帝親爲煎湯有
尤浮水面旋轉不止帝自持令阿計替飲之是夜汗如雨下遂愈是歲金主

賜到布帛等物但冬月極寒必居土坑以避寒氣天輔十六年春正月金主生辰不賜酒肉云耶主有疾免宴或云耶主已歸天又云皇孫卽位流聞不一元宵亦不放燈後一日大雪俄頃卽止又日蝕天氣晦暗經夕然後復或日天氣晴和阿計替曰今日寒食節金國例祭祀先祖燒帛錢埋肉脯游賞野外水際我爲主者所戒不敢引你二官家出觀恐俱得罪也是日城中大火屋宇焚場皆盡死者六千餘人護衛人又亡失過半阿計替頭髮皆焦左臂亦糜爛帝所居室燒及大半帝與太上破窗而出身亦有傷衣服皆焦二帝相謂曰初見火起時言願死于火中及火至如有人扶掖而出蓋並不記拆窗之事是日飲食俱無後數日方定或日有甲兵至自言從西明來知此處有火故來救援見屋宇無存于是斫伐材木營造屋室重立官府再作帝居阿計替因火焚損一臂不可持物少帝因火變亦患一指不能屈伸或日大風晝暝人對面不相識天雨稗子如豈地深數尺不知何來亦有磨而作

食者大火之後賴此以養乃知造物乘除自有定數也或曰阿計替嘆曰今日十月一日也我從二人已七年矣何時復還北京得見父母今天漸寒大火之後衣服盡無爲之奈何或曰有新差同知到乃一壯胡坐庭上引二帝至庭下呼阿計替曰朝廷令汝監趙某父子已七八年矣前日大火莫是有
人生事如此煞好公事呼左右鞭背三十阿計替叫呼不已自此阿計替不復親近二帝每對彼人則伴大罵或曰新差至者設酒肉坐庭上若宴飲狀酒半忽有一奴自外突入持刀升庭殺新差至者斷其首呼于衆曰吾有父名遂因碎小過爲他所殺吾母又爲所私吾又日受他鞭笞不能堪其母亦自屏後出持刀入室盡殺其老幼頃之有二十餘人自外至執其母并其奴斷其首而出中有一人謂衆曰我本不至此緣趙某父子在此我等自北京五千餘里遠來遭此毒害今日若不殺滅趙某父子留他他日不無損害平人今乘亂殺之郎主亦必不罪我帝自室中聞之祝曰死且不怨但免兵爲

幸二十餘人欲向帝室有一人止之曰不可若殺之吾等亦無由回京莫若分十餘人持雙首以達西明次日有一胡人同阿計替至室中謂帝曰昨日非我勸止汝與衆人皆死矣是日阿計替之子并其婦並爲人所殺二帝緣前夕之亂驚悸愈不自安有如風疾又每聞高聲大呼必震驚失措以爲人將害已阿計替時以不雲尤煎湯供上又時時親來視帝或日秋至阿計替命胡婦將羊尾緝絛爲二帝織成衣以備禦寒是歲冬亦如常年掘坑以居天輔十七年宋紹興四年歲甲寅或日有胡人數輩盡以白布纏頭白帝曰金國皇帝已歸天矣令監者及市民并二帝並以白布纏頭且日二月十八日歸天太子完顏亶卽位改元天眷有赦到此汝亦得少寬或日傳聞金主已葬訖新皇帝以兵五萬發二太子往江南取地界去先皇帝諡曰至聖文武大德皇帝廟號太宗或日有人走報主者云岐王到來請出城迎接良久岐王至坐庭上二帝自窗內望之有人立室前曰此完顏亮也坐久使人引

二帝出立庭下面責曰汝南朝人無道勞我師徒連年不息殺盡江南人盡取江南地却來與你理會未晚呼左右且牽去牢固防護一日有人稱今朝十月一日上皇感泣謂帝曰不見天日已八年矣恐此身去死不遠難以復歸中原汝值壯年可勉強以祖宗基業爲念思雪父母之仇汝與九哥兄弟共之言訖二帝並泣下如雨自此上皇又耳聾行步不前終日伏土榻而已或日雪深數尺有勅使過五國城宣言北國皇帝已滅南宋南朝人已爲大兵驅入海矣二帝聞之涕泣累日相謂曰祖宗二百年基業滅于我父子之手爲萬世笑踵跡懷慙不若矣天眷二年正月初有百姓扶老攜幼至五國城者數百人皆由京中至此悉有罪之人流徙而來自此城中稍稍有經營人至者流言已收復南朝康王在燕京獄中吾等百姓皆是因說南朝事將行誅戮遇皇帝誕日赦罪流徙于此時有到官府中及帝所居室前貨餅者言皆如是帝曰前聞改元紹興私意非吉兆蓋刀居口上也或日春深時有

一使到官府中呼二帝至庭下宣言北國皇帝已收復得康王在燕京命曰
趙某父子更移地往均州卽日發行次日出城阿計替曰此地往均州有二
千餘里路極險惡然有人民千餘家乃故契丹之福州緣金國破契丹日本
州人不肯歸順舉兵圍之力窮乃降故改今名約行六十里欲止四顧無人
家日色漸黑路不可辨林麓間微聞細雨復狐狸悲嘯鬼火縱橫不類人世
終無止宿處皆坐于地隨行二十餘人俱有怨詈語但不甚明曉至天明起
行有齋乾糧者於路旁坎中取水以啗頃之皆喉痛不能言移時方愈蓋爲
毒水所傷也是日行愈緩至晚又如前宿于林中地皆礧确或有草澤荆棘
蔽野若非人所常行之路阿計替曰此恐非正路乃歷問從行人中有一人
曰我曾往均州此非正路乃僻惡小徑耳遂復倒行上皇不能行少帝時負
之又三里許過一大林又涉一水乃得正路路甚廣闊然其地皆浮沙每舉
步如行泥淖中足沒至踝時衆人皆失鞋履帝與太上復爲瓦礧所傷趾間

流血愈不能行坐小坡石上久之只行一二十里如此行沙中數日是日至日晡方食途間逢三五人中有一老番遇心疾卒死仆沙中餘人以手擁沙泥掩之而去一日天色陰晦恍若重霧其氣入口鼻中皆咳嗽出血或日行次見野雉二十餘隻飛鳴于地如爭食穀粒狀視之乃共食一蛇尙在八九尺其首三岐體皆青碧色無鱗甲頃刻啄啗無餘其雉飛鳴更相鬪擲或至地死惟存一大雄雉忽有一胡兒似十餘歲者手持一刀與大雄雉高下相飛逐執之斷其首飲其血逡巡分裂肚腹俄而其人忽自地升空杳杳而去左右皆驚愕不知其爲何故也或日至一古廟無藩籬之類惟有石像數身皆若胡中酋長其鑄刻甚工有一人曰此春秋時趙將李牧祠也不知其建廟之由其像堂前有大井四面皆石砌銀床瑩好如碼礮其人言此井相傳深有百丈漢盛則井泉枯竭胡盛則井泉泛溢以石投其中則聲如牛吼其水能治病又言契丹滅時廟皆彩繪屋甚壯麗其毀拆已數年矣我幼時見

說此像乃唐朝頡利可汗自長安携石工至此采石作像工甚奇巧其隨行之人各于腰下出皮袋俯首取井中水水甚清徹飲之甚甘阿計替曰此水可掬金國福無盡二帝視神祝曰金國灾祥井水可卜傳聞九哥已被執縛吾國已滅未見的耗若神有靈容我一卜乃向神曰吾國若復興望神起立帝意中國不能復興如神之不能立也良久石像忽有聲如雷身更搖振如踴躍之狀衆視之已起立于室中紋理接續如故衆咸大驚二帝再拜稱慶上皇謂少帝曰吾父子倘有歸期可再一卜少帝欲再卜之從者促行不果而去或日行至一城甚荒索已是均州阿計替問隨行人曰汝衆人中有五國城人否時有三人令前行入官府至庭下有二三小兒立庭上俱衣毳衣執弓矢擊搏笑語見二帝至皆循柱攀梁忽爾不見俄而胡官坐庭上引見二帝言語皆不能辨少頃有人引二帝出遊行街衢似有疏散之意飲食亦有可意者其居民言語皆不可曉惟五國城三人隨行至此者常以彼處言

語釋之或日二帝及隨行人在市井間見百姓數十人擊鼓揚兵仗旗幟率二牛上各坐一童男女其男女首俱用索縛牛項下云往官府祝神去二帝隨至官府中庭下衆人鳴鼓拔刀互相鬪武請神祝禱亦有巫者彩服畫冠振鈴擊鼓羅列于前復跪膝胡拜言尤不可辨少頃就牛背上取童男女置地碎其肉列器皿中又刺牛血盛器中俱取置庭上梁間忽作聲如雷有小兒三人自梁棟循柱而下弓矢在手踴躍笑語毳衣跣足迫視之並有四口取器中血舉而飲之庭下鼓聲大震逡巡食肉去其半鼓舞大喜忽徑趨于二帝前拜如小兒見長者之狀移時不起帝答拜之上皇不見帝乃語之禮畢回身走避其小兒起身復升庭循柱于梁間作雷聲遂不復見彼人皆向帝作言語云云皆不可辨五國城人解曰我祀此神數世于此未嘗有此歸伏之狀帝必天神也衆遂以其餘血并肉啖之而去帝問阿計替曰何神荅曰胡中妖神每年兩祭率用人牛喜則風雨及時怒則陰晴失候常執人以

口嚙肉吸其血今拜于大王前可知大王自有無窮前途也或日有人持食一器謂帝曰此均州所產稻米也帝視之堅硬如麥內有雙仁嚙食之腹痛瀉泄久而方定上皇食之手足軟弱不可行步執物其人說是物生土礮中苗如蘆葦高可七八尺盛暑時結穗每穗一二合外有黑殼用木棒打開取仁煮食呼曰沒加其地又有茶朮草樹高三尺葉如南練花紫色或碧色有黃白點花開四出其實如拳熟便可食味甘如蜜又有野蕙草生布滿野如南方蒿艾之屬初生時土人採以爲茹夜無燈燭城北有大石坑土人取其水漬沒加茶朮野蕙三種其水如油可燃燈冬間大雪人皆入土坑中踞伏布沒加野蕙諸草于其中自然溫暖其他異于人世者不一大約皆淫厲事也二帝在均州自夏及冬上皇疾甚彼處無藥有疾者取茶朮子啖之卽愈少帝取以進上皇上皇食之曰苦亟吐出未乃下咽而喉間已成瘡布滿矣又爲從行人移至濕地因此大困天眷三年宋紹興六年歲丙辰正月旦彼

此相賀但以手交腋歌舞笑語而止元宵亦有燈以坑水漬沒加茶朮子等以苗莖爲炷而燃之是日其俗令男女合婚皆以高低色澤相等者爲偶合之式大會于城北從民便自擇配卽行野合事畢男負女而歸或日有號梅尋大王者來均州市易打搏其人約千餘言語支查不可曉物亦奇怪不能名易罷殺牛馬與均州人同飲其血以代酒彼人取牛皮捲食如啖藕蔗復以物兩篋送官府而去或日少帝自土坑中顧視上皇則僵踞死矣少帝大慟阿計替曰可就此中埋葬問鄉俗則云此間無瘞地死者必以火焚屍至半燼投州北石坑中由是此水可作燈油語未已護衛人隨白官府引土人入土坑中以木貫上皇屍舁之而去少帝號泣隨之至一石坑前架屍于旁用茶朮及野患草焚之半燼以水滅之仍以木貫屍曳行棄坑中少帝止之不得躑躅于地大哭不已亦欲投坑中左右拽搶其裾力挽之土人言古來如有生人投死于中則水賴清不可作油是日乃天眷三年三月初六卽宋

紹興六年也上皇崩年五十四歲遺言欲歸葬內地郎主不許時兵部侍郎
司馬朴與通問使朱弁在燕山聞之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爲臣子者聞
君父之喪當致其哀痛尙何請耶請而不允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爲文遙
祭有曰嘆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卜淚洒冰天金人義之而不
責洪皓在冷山聞之北面泣血往燕山建道場于開泰寺疏曰千年厭世忽
駕乘雲之仙四海遏音同深喪考之戚况故宮爲禾黍改館徒饋于七年新
廟游衣冠招魂護托于楚些雖誦河東之賦莫止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痛
心孤臣伏繫而嘔血伏望盛德之祀傳百世以彌昌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
朽金人讀之亦爲墮淚率相傳誦俗重忠孝不以爲罪或日有牌使至州引
帝至庭下宣金主旨曰天水郡公比聞已死其子天水侯可特與移往源昌
州聽命帝聞命大哭阿計替曰且喜帝曰何爲阿計替曰源昌州去此地六
百里却是內地去北京稍近此乃郎主知上皇歸天故將大王移入近地也

至明日啓行自均州向西南行隨行人北來時又死及半止存十三人其死者亦皆焚棄坑中此行少帝與阿計替并衆人共十五人而已少帝在途日哭泣毀瘠骨立又衣裾破敝有如鬼形幸所經路悉皆平坦非如昔日往來之地亦有人物居息路旁閒花草頗堪寓目皆青白二色合成一花日夕所食皆乾糧或日至一河水不甚深於下流淺水中涉水而渡阿計替曰今路已近南稍稍可行此去北京爲正路惟大王勉之帝曰千辛萬苦父母妻子俱死一身獨在不死何爲偷北國皇帝早賜誅戮亦猶生耳東京至此跋涉六千餘里如此勞苦生不如死阿計替曰幸我隨行若他人大王真不免一死矣帝曰所苦者上皇崩非其地投棄坑中不幸之大耳阿計替曰勿思可也其路間亦時有胡人來往或日登一小山坡引領南望塵埃蔽天帝曰見此塵埃精神折喪前日在雲州五國城遭兩三次驚惕不已左右曰此北國同知出獵也時近四月天高日明狐兔縱逸坡下有觸石死者三四頭

從人或取之去腸胃以刀刮石取火燃草炙食之又行五六日始達源昌州其城邑甚雄壯其同知乃是阿骨打從兄孫名赤黎喝帝與阿計替等入州治至庭下見之視其人紫袖金帶左右列三十餘人面顏瑩白如婦女謂帝曰汝南朝少帝乎遠來辛苦帝唯唯又曰聞汝父母皆死北國皇帝故推恩移汝至此命左右以盃酒饗肉賜帝護衛人亦各有酒食帝與衆人同食于廡下食畢復召帝至前時帝髭鬚纔長數寸而髮皆白因問曰汝年若干而頭白如是帝曰某年三十六跋涉數千里外安得而不頭白乎赤黎喝曰吾太祖皇帝在日與契丹不足故併之豈敢望南宋而汝國中賊臣不順天命妄與吾家結讐奸邪鬪喋以至于此今皇帝是姪孫此間有兵萬餘命吾鎮守于此汝但安心令左右引帝出居一室其中有床褥其日夕所食雖粗糲却與前不同阿計替曰賴得同知見憐大王且安心恐別有南遷之理自後乃與阿計替同宿時天眷三年四月二十八日也凡在源昌州居止經年餘

至天眷四年終而止

國粹叢書

南渡錄 卷三

九

國學保存會

南渡錄卷三終

刊

行

南渡錄卷之四

宋 辛棄疾著

順德鄧 實校錄

竊憤續錄

金國天眷四年歲丁巳是爲宋紹興七年十一月二日戊戌金人廢僞齊劉豫爲河南道行臺傳送燕京囚于栢王寺仍殺其子劉璘劉珪于相郡召帝于源昌州是月三十日帝自源昌州四行至明年二月抵鹿水舟渡而南十月始至燕京所歷道途頗皆平易所至州郡間有遺帝衣服飲食者時隨行護衛十三人是日行六十里至晚宿于野中飲食亦微有乾糧等物是夕有大月出自天東陰晦中雖有光而不能照物阿計替驚曰今日月盡那得有月俄大月之下又有一月中發紅光亘數十丈其聲如雷是月乃郎主殺陳鄭二王之應也十二月行次雪大作平地數尺有野鳥數百爭飛雪中如雀鷓狀視其地有死狸兩頭在雪中羣鳥食之至盡皮毛無餘其鳥忽皆化爲

鼠走入雪中不見變未全者鼠首鳥翼宛轉雪中隨行有一人曰吾昔聞有鳥遇雪中食狸則化爲鼠能穴地數丈今乃見之或日行次帝足間出血不止痛不可忍隨行中有一人名阿父董以小刀子帝足間刮去皮一片如錢大曰若不如此久之必潰此乃沙中毒虫入足中作毒故也或日有一將軍領兵數百自黃龍府來要往燕京有一人備言其勇言嘗駐一鎗于地謂能出者以兄呼之數百人莫能出其人但以兩指出之問其名則曰阿祝務里也又言能夜入他軍見物如白晝由是殺人人莫敢施其勇帝與諸人立路旁林中俟其過而後行或日行至鹿水水至深而碧色無上下源流云此水自地中出呼舟而渡闊約五丈水中生螺大如拳深紅紫色可採以養食岸邊生草如蒲色黑如漆其草甚柔韌土人緝以爲布與南方木棉相似其水中亦有魚如鱮魚碧色有一足能飛捕者用長竹上置鉄叉刺之可得土人云可生啖或日至壽州其同知乃是眞定府人大觀中爲軍於安慶因犯法

避罪北入契丹後以財上金主得官見帝獻勞云大觀中北走至此今幾二十年矣阿計替與之言甚相愜是晚宿于壽州官舍之左廡下酒食頗豐夜半聞室中有歌聲帝謂阿計替曰此間亦有人會唱柳耆卿詞者雖腔調不成何由至此洎明日同阿計替詢問有姓斛律名思者云昨嘗歌詞女子是金國皇帝所賜婢妾乃東京栢王宮相王女年已十七矣甚婉美昨日唱罷亦語吾曰前面宿的官人好似我家叔父我答曰便是宋國官家其女悲泣至今不已帝聞其言亦泣下有頃左右促行乃出城至晚宿城外一寺中其殿上並無佛像惟石刻二胡婦而已是夕有微月暗中鬼火縱橫千百爲羣忽分忽合倍增淒況或日天氣和煦所行路中青草夾道雜以野花皆紫色路旁有耕者其牛多白角如羊亦不甚大有人持酒食在途候帝問其故則云此地有神最靈每遇有貴人到此神必先期一日報之夢中昨夜夢神來報云明日有天羅王自東北而來衣青袍從者十三人故阿父遣某持酒肉

來獻帝與阿計替受之帝問神在何處民引手指示曰山阜間有屋三間是也帝與阿計替等共詣其祠入門如聞揖聲若三十餘人衆訝之既至前視其神亦石刻也乃一婦人狀手執一劍則鉄爲之侍從者亦皆婦人帝及衆人皆拱手稽顙既出又聞如三十餘人唱喏聲問彼人神何名曰無有也但稱將軍而已每夢神執劍披甲而來或傳云契丹天后侍女之神因從天皇征韃靼歿于此天皇爲之立祠流傳至今帝及衆人贊其威靈而行然天羅王之呼帝謂不知何意阿計替曰王知之乎佛書有此神號必大王之身乃天宮謫降也帝曰何苦多難阿計替曰此定數難逃帝笑而行或日在途遙見一處火烟並起又聞鐘聲衆曰此必寺宇也乃趨前果一僧院入其門有二金剛鑄石爲之並拱手而立有胡僧出迎遂堂登坐神像高大首觸栴椽無他供器止有一石盂香爐而已僧詰衆人之來帝曰趙某自源昌州而來要往燕京去阿計替曰此乃南國天子爲北國所執今往燕京路經此地

故來少憩僧呼童子曰可點茶一巡與衆人飲時衆人與帝不知此味數年矣茶甚甘美其茶器盡白石爲之衆人中亦有更索者飲畢二童子茶收器與胡僧共趨堂後屏間而去移時不出阿計替等將謝而告行共趨堂後求之則一空舍惟轉西竹室後一小室中有石刻一胡僧二童子視其容貌則卽獻茶者也衆共嗟嘆阿計替至寺前拜帝曰王歸必矣敢先爲賀大王之北徙南回有四祥焉是前途不可言否塞也帝曰何爲四祥阿計替曰一者妖神出拜二者李牧興身三者女將軍獻酒四者聖僧獻茶帝微笑謂阿計替曰使我有前途則汝等皆吾更生之主也敢不厚報遂出寺而行或日至一村落中有民三百餘戶乃契丹天皇之陵契丹道宗時置守陵人于此由是遂成邑聚望林中草木茂盛樹翳四合其中屋宇如官舍之狀有石羊狻猊麒麟之屬皆斷折不完問居人云其中塚墓去年差人到此開掘取去金玉珍寶甚多天皇骨殖棄在長江水中帝聞言感傷嘆曰吾祖宗陵寢半在

于此半在洛陽想亦如此發掘也又泣下曰吾父之墮坑洗水與天皇之棄水中一般吾母埋于路旁吾妻捲以竹席何異犬豕之死吾身又未審如何若死亦未必不若此也或日行次見一屋宇與天皇陵相似云是道宗陵遙望見室中有紫衣人監督發掘因佇立良久見出其棺棺中之物人並取之特遙遠不辨何物所可辨者惟一寶鏡日光照之光射天地又有皂衣吏二人取石棺中骨殖棄道邊碎之帝見之謂此必道宗也因思水中之天皇信不謬矣乃泣下曰吾之祖宗骨殖亦是如也泣行里餘方止時帝在途中飲食稍稍可意又有人民相顧止宿多在寺院中及民舍間故前後不復再書意皆同此也或日行次路旁有木高丈餘其葉兩兩相對有花如蓋大黃色有實亦相對形如木瓜綠色以手觸之已成熟隨行人中有莫利列者取食之方入口嚼卽齒並落如雪舌黑如漆急吐之已滿口破裂血如水流終日不能食經旬方平復阿計替問其民云此名綠益子能碎骨如泥麩駝初生

時以潤其蹄則可日行千里或日行至一鄉見一塚土人云此王昭君青塚也碑石斷缺字跡磨滅不可覩惟題額猶存皆八分書時方盛暑帝憩于木陰隨行人亦皆疲困並欲少息忽大風起濃雲自東南而升大雨如注雷電交作帝與衆人急趨民舍避之少頃雷電大振有大火數丈流于帝前帝大驚所居之民家一男一女并二小兒皆死矣其死者背上皆有朱篆而不可識惟一兒背上有三字可識云章惇後帝曰章惇悞國京城之陷皆此賊致今果報若是及雨止平地水深尺許衆人皆不能行緣雨具不及備也是晚宿一民舍間問民此地去京中若干路云尙千有七百里問此地何名曰耘州北新縣也或日行次一州詢左右曰平順州也入城見屋室雄壯其居民繁夥市井貨易類燕京阿計替引帝入見同知訖乃入驛舍安泊亦給酒食甚豐時七月七日也其城中父老皆盛衣服携小兒游玩市中帝不欲居驛庭乃復入一小室中有床褥几凳帳幙之屬帝稽首曰今在天上矣時驛舍

中官作酒肆令百姓游賞作樂賓客四合帝在室中遙見一胡婦携數女子皆俊目艷質聲音皆東京人或吹笛或舞或歌在席持杯勸酒所得錢食皆歸胡婦稍不及者以杖擊之帝問阿計替曰此間婦女何爲如此阿計替曰此佐酒乞丐女也帝曰吾在東京曾聞不曾見果有此輩又胡婦何爲者曰此其主也俄頃同知遣皂衣吏持酒肴至謂帝曰官給酒食既設席胡婦不知其爲帝也亦遣一女子入室中對人嗚咽吹不成曲帝謂女子吾與汝是鄉人汝是東京誰家女子女子回顧胡婦稍遠乃曰吾栢王宮魏王孫女也先曾嫁與欽慈皇后姪孫京城陷日爲賊所擄賣與人家爲婢又遭主母詬撻復以我賣與此婦日夕求酒錢食物若不及必遭胡婦箠楚痛詈言訖又問帝曰官人亦是東京人想也是被擄到此也帝但泣下不及答亦不及遣以酒食而去或日至一州問左右曰易州也其同知亦呼帝至庭下賜酒肉城中有兵萬餘有中貴作監軍其處所用皆錫錢所食亦有麥飯穀粟是夕

地震至曉不止小兒皆啼牛馬夜鳴又大風雨黎明乃止城中有漢昭烈廟或日行至一鎮云永平鎮去京只二十餘里阿計替曰來日至京中矣是晚宿山寺中帝與衆人同臥一室聞隣舍有僧相語一云有因果否一僧曰豈得無之況他前身是玉堂天子因不聽玉皇說法故謫降人間又滅佛法是以有北遷之禍一僧曰想已死在數千里外矣一僧曰水火中葬之矣帝審聽至此卽欲排闥問之因衆人身體隔礙而止又一僧問云今南方康王如何僧答曰已教他讀周易六十四卦了別施行又問少帝此行如何問至此帝尤拱聽之曰他是天羅王不久亦歸天上但不免馬足之報言訖更論二十餘事俱金國中貴與南北臣僚多帝之所親識者將至鷄鳴寂無所聞時室中惟阿計替不寐聽之甚審相約來日共究此事泊天明阿計替同帝排戶入其室則塵埃覆地若數十年無人跡至者遠寺呼僧則並無一人門外民家則猶經兵火而未復帝謂阿計替曰言皆當也但不曉讀了六十四卦

及馬足之句阿計替曰六十四卦者想是在位六十四年也馬足者宜戒乘馬之意而已言畢遂行日高至午始入京城時天眷五年十月九日宋紹興八年也既入城門吏謂阿計替曰元帥在京中汝可與他先見元帥阿計替唯唯時民皆聚觀凡行數十街始至元帥府阿計替引帝至庭下見粘罕帝不覺跪膝拜之粘罕答禮且止之曰無慰問數語帝唯唯次問阿計替勞涉之狀亦唯唯又謂阿計替曰汝果爲不負幹離不也今日往返一回七八千里路矣隨呼左右引帝與酒肉又云今晚令與海濱侯耶律延禧一處安宿先令計會閣門吏許朝不許朝遂令帝出阿計替自此始不從帝是日從行至京者十三人同阿計替補官賜金帛有差時引帝出者皆非舊人蓋元帥府人吏也食後又引帝至一官府計會朝見一紫衣人曰今早已降旨令與海濱侯同住左羅院聽旨引帝入一小室見海濱侯類客次從者三五輩皆女真人也相見畢海濱侯謂帝曰趙公汝自何來帝曰自源昌州而來宛轉

數千里父母妻子皆死何苦如之延禧曰吾與公大同小異我自海耀州來亦及五千里向日在京相別今方再覓路途辛苦與死爲鄰今日感荷皇恩再歸此地自地升天矣是夜帝與延禧同臥一榻女眞四人亦在室中二人至曉無敢發一言者來日有人引帝與延禧入一小庭院宇甚潔令二人坐交椅上二人相謂曰不見此物十二年矣有紫衣人傳旨曰耶律延禧與趙某俱免朝並賜入鴻翼府監守金人之鴻翼府卽大朝之鴻臚也二人並再拜謝恩有旨仍賜冠帶自後帝與延禧只在鴻翼府小室中居止亦嘗得見金主早晚時有傳送飲食其人有數輩更替相視亦監臨謹密之意也一日海濱侯執帝手私語云云帝拱手加額曰皇天皇帝後二日有人告帝與海異濱侯有言奉郎主指揮令二人出外分居其海濱侯所居不知也帝出居安養寺僧舍其私語幸不根究于是復使阿計替來監視帝居一小室有間阿計替遣去他監人密告帝曰聞中國天子徙居臨安南北未甚寧見在饒

風關大戰得關西四五路却被夏人探知作亂陷延安一半州郡其河南官家劉豫金國所立今已殺之于京今日見說高麗兵侵界耶主僉刷兵馬前去又云朝廷現在有人講和以河爲界後歸大宋三京及流移人民必大王歸國帝但拱手稱死罪而已或日有使者至室中持縑白帝曰耶主賜汝服與監者語不得令帝出室門自此逾秋至冬經春涉夏只居室中未嘗少出外帝自天眷五年十月至燕京居住及天眷七年四月已幾二年在寺中間無事容貌因得稍稍復常時宋紹興十年也或日有車馬若貴家入寺寺僧令監者並入室反鎖其門而去且曰蓋天大王并韋夫人來此作齋移時帝于壁隙中遙見韋夫人同一長官潛行旁有一人抱三四歲小兒皆胡服每呼韋夫人爲阿母于是帝知韋妃已爲蓋天大王正妻也因見韋妃形容稍和因思太后大泣下其二人歷觀寺中移時聞寂車從已去矣帝在寺中前後三四年節朔與常日未常見寺中有人跡往來或有至者必大官也帝

偶問阿計替答曰此因大王而禁之也寺僧所有法事頗與中國異寺主僧一日語帝曰我本東京陳留人大觀中始爲僧宣和中因事北走契丹其後大金破契丹蓋天大王將我住持此寺今年五十餘亦時至韋夫人宅夫人密地亦問大王動靜帝曰前日所抱小兒何人也曰夫人所生也今五歲矣一日寺僧引阿計替屏去監者傳韋夫人語云夫人令致意八哥南北已通和以黃河爲界八哥亦恐有歸期又曰前日韋夫人知朱鄭二后死及太上皇升遐亦俱淚下與我金釵一隻令我作佛事追薦望大王更寬心歸期不遠且言我決無歸去之理緣共大王有子也自後更不聞韋夫人之耗至天眷八年秋阿計替復爲元帥府召去更增監者二人共五人日夕不離小室門一日寺僧因監者皆去請糧食隔窗呼帝曰蓋天大王已同韋夫人往江南矣南朝皇帝以母故四月之間使臣往來不絕今行已七日矣帝曰教他母子團圓我死亦無恨雖在此閉門比均州天堂地獄有別矣寺僧去甚速

良久監者至問僧所言何事帝答以他事而止天眷十年癸亥金主命帝出寺賜宅京城北以居名曰賜宅而其實使監繫之監人閉固在外得胡婦一人問之亦重囚也月給米五斗薪一束餘無所有水火則隔門取給于監人飲食無缺惟不許存火洗濯縫紉一一取給于外云有月錢一千爲監人所得凡供具所需之外所有皆爲監人所乾沒室中有床褥稍似安靜人家止苦夜中無燈至冬深監者遞到絮三斤垢衣五件云官府所賜是歲帝所居室有怪遇夜則悲嘯不止帝與胡婦但合眼而已天眷十一年帝于室中窗隙間每望見一貴人乘騎而來前至所居必少憇而後去馬前有一卒面如相識者但不能記爲何人一日與監人共語于外帝私立于門內之小扉聽之語及宅中卒曰此宅何宅監者曰官中所賜與人居也卒曰何官人曰此乃南方趙王也卒曰父子二人乎曰無父也只一人在此年已四十餘矣卒曰是也遂同貴人去帝于門內忽憶曰此必吾兒謹也初在京日不曾相隨

故流落至此雖亦吾之少幸但不能相見爲可傷耳自後卒不復至又有紫衣少年屢憩室前帝伺之復不見其人之來乃問監者曰常所憩者何人也曰都統軍僕撒太尉之子每于城北澤中射箭因來憩此是歲因郎主生辰亦嘗賜酒肉盛暑中亦少賜輕絹數丈天眷十二年九月一夕京中央火經旬相繼不絕末後火勢愈甚死于火者千餘人城中爲之一空郎主大恐勒兵出城避于寶蓋寺去帝之所居止數十步一日帝立于庭砌見金主在寺中閣主儀衛甚衆急趨避之是晚城中往來殊甚翌日郎主入城誅遣火不救者二百餘人未幾帝之所居後民家亦火起延燒屋宇半日方止是月所供澆濯胡婦病死帝日夕飲食皆取之監人於是月給薪米不復入又遣至一胡婦未入帝室先與監人私通又譖帝常出怨言于是命徙帝於城東玉田觀凡月給薪米之類並入觀中仍令監者四人半壯半老主出入飲食所需大概如安養寺時也時金主淫虐不道內淫其女及外臣妻又殺戮諸王

岐王亮者阿骨打之從兄孫也于金主爲兄其妻在宮中亦爲耶主所侵一應諸王妻妾並皆淫污于是上下生怨有畔之意矣及天眷十五年金主又殺溜王洙王等十一人軍國政事皆由后弟順國將軍駕擄盛服及內侍鉄立深祖并典國如三人專決天眷十六年因耶主失政帝居觀中所給薪米時至時不至由是飲食或缺衣服破敝是歲岐王亮弑金主亶而自立改元貞元是日乃十月初三也亮既篡位又添監人而十八人牢固監守貞元二年亮移帝于城中左廨院使人拘繫如囚狀飲食頓惡左廨院卽元帥府之外獄也帝由是知亮有害之之意矣貞元三年金主亮令諸將修治甲兵有南伐之意亮之母乃契丹延禧之姑爲完骨悉之妻一日見亮戒曰母事甲兵南伐吾聞之兵凶器也不得輒用况汝行弑逆以得天下而又無道以治之安保一室之外無復一岐王乎亮叱曰婦人不當干預政事命左右拽去其母曰吾家亦曾如此勢焰今日何在亮怒送外羅院囚之大臣無敢諫

者尋以鴆毒殺其母亮有妹皆淫之妹告于兄平王孚孚因事諫之亮服罪
醉平王以酒殺之是歲帝在左廡院經歲皆如拘囚之狀飲食罕足不如在
寺觀中時貞元四年亮又移帝于右廡院錮之甚密先是金主亶有二庶長
曰伏次曰續領兵于右閣關內亮用嬖人護師奴詐作牌使以母意乘間殺
之亮大悅賞金一萬使之掌軍既殺二子訓練益急簽刷益煩欲南侵矣貞
元六年亮遺書于南朝丞相秦檜及張浚韓世忠諸名將死亮更酣飲無復
顧忌然雖有萌心猶未敢發帝仍在右廡院拘囚正隆元年七月一日金亮
改元爲宋紹興二十六年是歲金國地震一月之中凡二十四次帝久在右
廡院拘囚且在濕淖似有中濕之疾正隆二年至四年帝仍在右廡院正隆
五年亮命帝與海濱侯耶律延禧皆騎馬習擊鞠時帝手足顛掉左右督責
習之正隆六年春亮宴諸王大臣于講武殿大閱兵馬令帝與海濱侯各領
一隊兵馬爲擊鞠左右先以羸馬易帝壯馬既合有胡騎數百自場隅來直

祀帝前有裼衣者射延禧貫心死于馬下帝見之失色墮馬又有紫衣者以箭中帝帝崩不收屍以馬蹂之土中裼衣紫衣皆亮先示以意者帝是年六十歲終馬足之禍也亮酒酣謂左右曰祖宗以來不能混一區宇竊惟恥之今四忌已滅無復外憂吾當南征而登南岳矣是歲亮僉刷兵馬過河欲祀錢塘矣終

阿計替傳

辛棄疾

阜昌七年春阿計替以其所書上皇少帝鄭后朱后存歿事屬予曰祕密之蓋予與阿計替姻聯也阿計替本河北棣州人靖康中爲府中介吏金兵攻城州守王若恩投降明日金將鉄立熾憾入城隨王若恩與相見鉄立熾憾一見曰此人貌似吾兄吾當重之乃以卮酒與飲命易胡服從行月餘隨熾憾詣幹離不帳前議事幹離不一見呼曰阿計替何尙在熾憾曰非眞阿計替曰乃此人貌似耳曰但呼他爲阿計替待我照管他一日幹離不與熾憾

飲次曰阿計替休去他帳中自此只隨幹離不幹離不愛其謹慎使人訓以番語使預機密靖康二年隨幹離不圍京城城陷隨幹離不入城領人打掠財物女子幹離不子尙敷皂隨行凡挾女子到者若尋常女子則分與左右親族若皇族中及色美者卽賜與尙敷皂皂有弟陸篤誥年尙幼每見女子必就其父母求之不與又向敷皂求之一日伺皂醉殺之盡取其女子絕色者出奔幹離不自此始不令人擄掠女子所服侍者二人有殊色亦遣之尙敷皂所遺下猶有三十餘人幹離不悉令付與左右阿計替亦得一人云是東京珠子舖王員外家女其後三月間車駕出城幹離不謂阿計替曰我昨日與元帥說及叫你隨南國官家前往燕京次日幹離不引阿計替見粘罕粘罕呼曰你是南州鉄立熾懣之兄乎曰然曰叫汝押送趙某父子并他二妻前往燕京在路小心因令趁千戶同去至中途見騎兵護二帝者乃同迤迤至京及移安肅軍雲州五國城西汗州均州源昌州等處又自源昌州至

燕京往來萬有餘里凡十有二年後在燕京又侍帝三四年嘗再四語予曰我隨二帝跋涉萬有餘里若非我保護他死亦早矣又曰我本大宋人感他南朝恩德故在路所不拘繫惟是濫言撫恤又戒約左右護衛今到冀州乃持前所歷事跡授予曰萬一此文遽江南使中原可復腥膻可除而欲求其實當以此進余念阿計替之忠故直書其事于前又見其本末于後如此不暇飾之以文辭覽者幸毋笑其拙今因兩朝議以河爲界有張氏者欲南歸予乃書其本末以與之令持以南渡其遺稿殘文已悉焚其跡矣阿計替本姓朱氏名得成棣州人今見爲滑州宣德使云

南渡錄卷四終

跋

是書皆記徽欽二帝北狩之事曰南燼紀聞錄上下曰竊憤錄曰竊憤續錄後附阿計替傳而名之曰南渡錄者蓋宋遺民張氏自虜中南渡携來者也其所紀二帝被擄中途見虐之苦羈囚之辱慘酷幾無人理而王公帝族后妃公主流離塞外盡爲人奴隸婢妾日受捶辱亡國之慘真有令人不忍聞不忍讀者是錄俗本謬誤頗多惟傳是樓本與絳雲樓本近雅今據以刊行者則惠定宇所藏傳是樓鈔本也攷舊本或題無名氏撰或題辛棄疾撰後人皆謂其僞託然意亦必靖康間有心者之所爲欲以傳帝后實跡以爲有國者鑒戒以見戎狄之禍其極至斯爲可痛也其辭曰萬一江南可復腥羶可除而欲求帝后實跡當以我前所錄進之著

者之心不可知哉嗚呼使無此錄則雪地冰天末路帝王可悲可憫之慘劇誰知之者予讀此錄予悲夫南渡之君臣方偷安旦夕爲小朝廷之歌舞而幾忘塞外有伶仃孤苦之父子也是可哀矣
丙午十月鄧 實跋

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十二日首版

(國粹叢書南渡錄)

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十二日發行

定價洋二角五分

著者 辛棄疾

印行者 上海鐵馬路北愛而近路
國學保存會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東惠爾里
國粹學報館

0
60/572